

Discussion on the Professional Ethics Cultivation of Young Teache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 Taking “Internet +” as the Background of the Times

Shuxin Wa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Wuhan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Science, Wuhan, Hubei, 430200, China

Abstract

As the cornerstone in higher education, young teache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er the important mission of training socialist builders and successors for the country.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revitalised higher education, and meanwhile, put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teachers' professional ethics. Young teache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facing a new context of social environment and educational concepts, and their professional ethics is also facing many temptations and challeng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basic ways for young teache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improve their professional ethics from the general perspectives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nd self-realisation of young teachers respectively.

Keywords

“Internet+”; young teache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rofessional ethics cultivation

高校青年教师职业道德修养初探——以“互联网+”为时代背景

王书忻

武汉工程科技学院国际教育学院，中国·湖北 武汉 430200

摘要

高校青年教师，作为推进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肩负着为国家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使命。在互联网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信息技术为高等教育注入了新鲜血液，同时，对教师职业道德建设提出了新要求。高校青年教师面临着全新的社会环境和教育理念，其职业道德修养也面临着诸多诱惑，挑战与机遇。论文分别从高等学校宏观管理和青年教师自我实现的角度，探究高校青年教师提升职业道德修养的基本途径。

关键词

“互联网+”；高校青年教师；职业道德修养

1 高校青年教师职业道德修养的重要性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自古以来，教师便承担着传授知识、传播思想、传递真理、教书育人、为国家培养人才的重大使命。由于高等教育环境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这一阶段的教师往往被寄予更高的社会期望和职业要求，其言行举止与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息息相关，影响深远。因此，高校教师的师德师风建设理应作为各高校及教育行政职能部门的工作重点。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立德树人成为教育工作的根本任务，教师也随之被要求“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

而青年高校教师，作为推动高等教育事业长足发展的主力军，在这一新的方针政策的指引下，更应重视职业道德修养的提升，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满足新时代人才培养的要求。

2015年3月，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互联网+”时代。在这一号召的指引下，互联网与传统行业进行了有效融合，促进了传统行业的优化升级与转型，从而推动社会不断前进发展。与此同时，“互联网+”时代也为高等教育带来了深刻影响，一方面融入了高校青年教师的社会活动和职场交往；另一方面深入了常规的教育教学活动中，对教师的专业知识、教学水平、治学态度、理想信念、思想品德等各个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对高校青年教师而言是新的挑战，也是新的机遇。

【作者简介】王书忻（1996-），女，中国湖北武汉人，硕士，本、硕导师，从事中外教育研究。

2 高校青年教师面临的职业道德修养问题

2.1 信息技术发展带来了教学过程挑战

①教学懈怠现象滋生。信息技术的发展带来的便利,使得教学懈怠现象不断地滋生与滋长。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为社会信息与教育资源、资料的收集提供了巨大的便利,对于高校教师而言,各类网络平台的课件、教案、教学设计等教学资料唾手可得,容易导致高校教师过度依赖网络媒介,过度借鉴他人教学成果,对自己的教学内容和课堂设计缺乏深度思考和创新意识,从而造成职业懈怠。甚至部分教师直接搬运网上的课件,不加思考地照本宣科,忽略学生的学习实际、学习兴趣、学习进度与学习诉求,导致课堂效果大打折扣。

②教学革新需求出现。信息技术的进步导致信息的裂变式的更新与传播,加速了知识的生产和演化,对高等教育的教学活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的教材不再是大学生获取知识的唯一源头,慕课、SPOC、翻转课堂的出现,冲击了由教师主导的传统教学模式,提供了多样化的教学途径和教学方法,也对高校青年教师带来了更大挑战。例如,青年教师需要定期学习、了解、掌握新的教学平台及软件,突破单一的教学方法来吸引课堂“手机控”和“低头族”的注意力;要经常性地及时了解、鉴别社会信息,了解与自己专业相关的知识更新与教学动态,这样才能更好地引导学生正确甄别并筛选网络上的各类信息,也才能更好地开展教育教学工作。

2.2 理想信念淡化造成了教育腐败和学术不端

近年来,关于国内外高等院校教师滥用经费、抄袭剽窃、伪造数据、署名不实等教育腐败和学术不端的新闻报道屡见不鲜。这一系列现象不仅对教师个人声誉和学校声誉带来了负面影响,还造成学术资源的浪费,助长了不良学术之风,破坏了学术生态环境的公平竞争。究其原因,客观上,随着网络信息的迅猛发展,科研成果的发表更加快捷,信息归纳和汇总更为方便。以论文产出为导向的教师价值评价体系对高校教师的要求更为严苛,其学术成果更易被量化和比较,因此在有限的时间产出大量科研成果的要求使得很多老师在时间、精力、能力诸方面都很难达到。主观上,部分高校教师由于理想信念淡化,急功近利,不想通过长期的科研积淀获得自身成果,而是通过抄袭剽窃、伪造数据等投机手段获取短期收益。

此外,“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国内外各种良莠不齐的思潮交叠泛起,部分错误价值观和消极思想,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等思想观念,以形形色色隐蔽的方式在网络上传播,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网络用户的主要群体——青年高校教师。这一阶段的教师正处于职业理想和职业信仰形成的关键时期,一旦受到错误社会思潮的冲击与影响,部分老师大概率上难以坚守住职业道德的底线,容易偏离职业规范。这不仅会对教师个人的职业生涯发展和学校

声誉造成不利影响,更会对学生的三观带去一定的冲击^[1]。

2.3 生存压力导致了经济利益驱动的职业导向

国内日益上涨的房价、物价、子女教育费、父母赡养费、医疗支出费等现实因素,再加上高校渐趋“内卷”的日益增高的用人门槛和缺少人性的用工方式以及日益降低的待遇,在这双重挤压下青年教师面临着极大的生活压力。特别是进入高校工作的硕士研究生,大多数人面临着没有相对稳定的工作与收入,没有完善的福利机制,但工作量又很大等种种困境,为减小生活压力,缓解生活困境,盲目大量地撰写论文、跨专业授课等现象时有发生。而学术研究需要长期的理论积累和大量的实践经验,短期内产出的成果难免是粗制滥造,漏洞百出。

此外,青年教师普遍对跨专业课程的理论知识还停留在基础阶段,想在授课过程中实现教学内容和方法的创新更是难上加难,难以保证授课质量。

还有部分高校教师受生活重压所迫,不得不通过一些其他途径获利,拓展第二职业。例如,部分教师会在企业兼职或自己创业,虽然这对部分需要产学研结合的项目或专业是有利的,但也存在一些教师片面追求经济利益,淡化责任意识,忽视本职工作,将大量的时间、精力投入副业,从而违背了职业道德现象与问题^[2]。

3 高校青年教师提升职业道德修养的途径

3.1 学校宏观层面

改善教师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一方面,增加教学投入,给青年教师创造可以经常进行专业学习与深造的机会,学校承担一定的费用。另一方面,要重视人才,重视教师队伍建设,改变用工方式,切实提高青年教师的待遇,解除青年教师的后顾之忧,增强青年教师的归属感、稳定感,使青年教师能安心教学,安于教学,勤于教学,乐于教学。唯有如此,才能促进高校教育事业的健康、持续而又长足的发展。

加强教师专业技能和道德修养培训。一方面,充分利用网络教育资源对青年教师进行培训,在传统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培训中适当融入信息化的方式,并完善培训后的深入学习交流机制,鼓励教师进行信息技术的集体学习、交流,从而提高综合教育教学水平^[3]。另一方面,学校要大力加强师德师风引领建设,组织教师队伍加强思想政治理论学习,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强化立德树人的责任担当。青年教师要对职业道德失范行为有清晰明确的认知,在工作中守住底线,全心全意投入教学科研工作,营造风清气正的教学环境^[4]。

完善教师评价制度,奖惩分明。高校教师评价制度作为教师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基本考核制度,当前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目前,各高校教师考评体系过于强调教学成果和科研产出,忽视了教师师德师风的考核。未来各高校可参照教

育部等七部门《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意见》中的相关要求,提高师德师风考核的优先级,坚持多主体、多维度评价的考核标准,通过定性定量相结合的考核方式,有效提高评价的科学性和时效性,全面客观地对教师师德展开评价。破除“唯学历论”“唯资历论”“唯论文论”“唯项目论”的倾向,在教师聘用合同中,加入思想政治和师德规范的相关要求,严格规范教师聘用机制。加强试用期考察,全面评价聘用教职工的政治素养和师德师风,对不合格人员及时解除劳动关系。将师德考核纳入年度绩效考核系统,实行师德失范行为“一票否决”制。对师德先进榜样进行大力表彰宣传,号召集体学习;对违反师德的行为进行严厉批评,并视情节严重程度予以相应的惩治,甚至是辞退,直至开除。只有建立公正、客观、人性化的奖惩制度,才能发挥导向与引领作用,才能为教师队伍的建设与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有益的、重大的贡献^[4]。

3.2 教师个人层面

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高职业道德修养。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互联网+”时代,青年高校教师应明确自身的责任和使命,牢记自己在高等教育中的职责和义务,不忘立德树人的初心,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不断地做出新贡献。在日常教学中,精心备课磨课、认真上课;在学术科研中,严谨治学、追求真理;在社会交往中,清廉公正、文明雅致。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学习,并注重学习过程中的慎独和自省,将理论上升到实践的高度,为自己的行为举止提供思想指引,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不仅要传授课本知识的教书匠,更要做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品味的时代“大先生”。

增强法治观念,牢记教学使命。2018年的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推进依法治教、依法办学和依法治校。依法治校离不开学校的宏观法治建设和法制管理,更离不开教师个人的懂法和守法行为。高校教师应牢记《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了解并遵守师德师风行为的相关法律法规,如《教师法》《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的指导意见》等,约束个人行为,严于律己,将师德师风建设的各项要求切切实实地全方位地落实到日常生活、教育教学工作的实处。

树立终身学习意识,创新育人方式。关于终身学习的

思想,古已有之。例如,中国先贤的“学而不已,阖棺乃止”“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月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等。而在信息时代各类新兴知识爆炸的今天,就更是如此。新技术、新理念层出不穷,作为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及学习活动的主持者,高校教师只有充分认识到终身学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不断践行终身学习的理念,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及时更新教育理念、转变教学模式、提高专业能力,才能更好地教育学生。教学理念应从课程导向至成果导向转变,从教师中心往学生中心转变,从质量监控向持续改进转变,重视学生课堂的充分参与及综合能力的培养。用“研究性教学”模式取代传统的“权威性教学”教学方式,课前深入调研,课上积极启发,课后反馈总结。高度关注学科领域前沿热点,不断拓展新的科研领域,“以研促教”“以教助研”,做好知识传播的“最后一公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4 结语

高校青年教师的职业道德修养关乎学生的健康成长、学校的长足发展以及国家的社会风尚和民族的复兴,对于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来说至关重要。“互联网+”时代,爆炸式增长的信息资源和迅速透明的信息传播方式,让青年高校教师在教学活动、科研任务和职业信仰几个方面面临着新的挑战,也对其专业素质和职业道德修养提出了更高要求。各大高校要为青年教师职业道德修养的提升提供完备的培训体系和科学的评价制度,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与竞争环境。青年教师则要增强理论学习,恪守职业道德规范;增强法治观念,牢记教学使命;树立终身学习意识,创新育人方式。戒骄戒躁,严谨治学,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和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教师。

参考文献

- [1] 吴燕红. 新时代下“互联网+”高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的建设[J]. 大众文摘, 2022(14):9-11.
- [2] 张婧.“互联网+”时代下大学英语教师发展的桎梏与提升途径[J]. 大学英语教学与研究, 2018, 57(1):105-108.
- [3] 徐莹.“互联网+”时代高校青年教师职业道德修养初探[J].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版)教育科学, 2022(8):5-7.
- [4] 王激, 陈梁.“互联网+”时代高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面临的挑战及对策研究[J]. 世纪之星——交流版, 2022(32):130-132.